

7 格桑梅朵



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这个地方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乃至与你曾经朝夕相处的那些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面孔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会慢慢地渗入到你的躯体里、血液里，甚至躲藏在你无法察觉到的角落处，变幻着身形时隐时现，任凭时光流逝、斗转星移。但这些植入进来的信息元素却异常活跃，有序无序地排列着、组合着，以不同的形态和形式神奇地出现在你的脑海中。睡梦里亦真亦幻，像是“不要忘记”的提醒，有时更像是“归去来兮”的召唤，挥之不去拂之又来，让人魂牵梦绕。

昨夜和往常一样，睡得很实，醒来跟妻子说：“我做了个梦，挺连贯的，非常清晰，跟真的一样。”“啥梦？”妻子追问。“梦见札达了。”“梦见就梦见了呗，有啥稀奇的。”妻子一边收拾着让孙子搞得凌乱不堪的客厅，一边漫不经心地说。早晨需要干的事情太多，不是闲聊的好时段，所以便无下文，归于缄默。

但我因为梦里之事一时不能释怀，仍旧沉浸其中：土林、托林寺、象泉河、古格遗址，还有我居住的小屋……所有这些景象历历在目。它们的再现，都是真实的。奇怪的是，20多年来它们不止一次地在我的梦里出现，且如此清晰可辨，从来都没

走过样。

1998年6月至2001年6月，我作为河北省第二批援藏干部在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工作了3个年头。现在屈指算来，我离开札达已经23年了。这期间世事沧桑，一切都在经意或不经意中发生着变化。于我而言，唯一没有改变并且令我非常珍惜的就是我与札达、札达与我建立起来的那种割舍不断的情感。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下，我与在札达工作的新知故旧一直保持着联络，尽管人事更迭、岗位变换，但每年基本上都有札达方面的人来访。每一次的相见与重逢都是一次激动和难忘。他们对我最想说的，也是说得最恳切的一句话就是：“回来看看吧，这些年咱们札达变化大着呢！”言语中，我就是札达人——离开札达已经很久的札达人。其实，我何尝不想回去看看啊！但，毕竟太遥远了，毕竟还有工作在身，回去看看已经成了我的期盼和奢望。

说真的，自从离开札达，我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和关注着来自札达的消息。我知道，札达已有了自己的水电站。当年，根据分工，我担任了水电项目的负责人。工程告竣，调试成功，准备把发出的电送往家家户户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下

梦回札达

郭玉普

山的命令。当我们告别札达，行进在去往拉萨的路上时，坐落在象泉河上的水电站随着水轮机组的飞速转动，夜晚漆黑的札达县城一下子亮了起来，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遗憾的是，我没能亲眼目睹。但是，为了这光明我们尽到了该尽的力量。

记得2000年7月下旬的一天夜里，札达县突降大雨，象泉河暴涨，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奔腾起来，花巨资修建起来的围堰面临着顷刻被吞没的险情。那样，历经千辛万苦争取来的水电项目将毁于一旦，情势万分危急。县委、县政府所有领导紧急行动，机关干部、驻地边防部队、教师、当地群众，凡是能动员的在最短的时间内全都上了围堰抢险。水浪汹涌，筑起的围堰在咆哮的洪水中被吞噬着，不时出现坍塌，撕开缺口洪水倒灌。没有了沙袋，怎么办？于是大家就脱掉身上的衣服，甚至拿来被褥灌上沙土加固围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大家齐心协力忘掉了时间的存在。雨停了，天亮了，水势渐渐平稳下来。二百多号人分布在几百米长的围堰上，或站立、或蹲下，个个疲惫不堪。虽是盛夏，但高原的黎明充满着寒意令人瑟瑟发抖。放眼望去，根本分不清谁是谁，好多人都光着上

身，有的只剩下一条裤头，再看看围堰，让人忍俊不禁：花花绿绿，五彩缤纷，奇形怪状甚是夺目。围堰保住了，这也就意味着札达县水电项目度过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关口而继续得以实施。在这次抢险战斗中有不少人受了风寒病倒了，可是，这场与洪水的搏斗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永远让人铭记。

我想，一个人不论他在什么位置上，只要把心放在他所从事的事业上，一心想着把它干好，心就会踏实，生活就会洋溢无限的快乐，从而使“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得到了什么，而在于经历了什么，做了什么”的信条得到证明，这个证明透着无穷的魅力。

我在札达的时光很短暂，可是这段时光于我而言已成为我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她时时让我牵挂。我固执地认为，像札达这样一个偏远边境县，每取得一点点的进步和发展都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一代人不可能，几个人不可能，但她需要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需要一代代人前赴后继脚踏实地一件事一件事地去做。我知道，札达做到了。

札达是一种遥远，于我更是一种怀想。

（作者系河北省第二批援藏干部）



李昊天 摄

金色胡杨

1979年11月中旬，我奉河南日报社委派支援西藏日报社工作，被分配到那曲地区（现为那曲市）记者站当记者。当记者期间经历了很多，其中为了核实一个新闻事实夜间翻雪山、过冰河的经历，令人难忘。

1980年4月下旬，那曲记者站根据西藏日报社的报道安排，派我和记者陈忠传到当时的安多县多玛区布曲人民公社，采访这个公社发展牧业生产的经验和公社党支部书记占堆带领牧民改变贫困面貌的先进事迹。

布曲人民公社位于唐古拉山北麓的西藏、青海交界地带。我们在县、区采访后，4月29日从多玛区所在地雁石坪骑马出发，跨过布曲河、当曲河，翻越唐古拉山支脉莫乃山，4月30日到达布曲人民公社所在地莫乃。当时，牧业生产已进入接羔育幼大忙季节，青壮年牧民都转场到了春季草场游牧，公社干部（公社干部都不是脱产干部）除会计和妇联主任在家处理日常工作外，其他干部都在春季牧场领导和帮助牧民搞好接羔育幼生产。我们采访了会计、妇联主任及一些留守在家的老年牧民后，5月2日一早就跨上马背，马不停蹄地赶路，傍晚到达了牧民游牧的多尔秋草场。

在多尔秋草场上，我们除召集了几场干部、牧民座谈会外，还下到放牧点和牧民的帐篷里向干部、牧民了解情况。在采访党支部书记占堆的先进事迹时，一位作业组组长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年冬天布曲草原突遭暴风雪袭击，放牧民桑木被风雪围困在了一个偏僻的放牧点，占堆带领几名牧民背着糌粑和酥油、燃料在茫茫雪原中跋涉了几天找到了桑木和他的羊群。占堆看到桑木的藏靴已破烂不堪，双脚冻出了血，连走路都困难，就脱下自己的藏靴让桑木换上，自己把桑木的烂藏靴用绳子绑了绑穿在脚上，把桑木和羊群



李昊天 摄

啊！林芝的山来林芝的水，千姿百态神仙地。啊！林芝的水来林芝的山，如梦如幻桃花源。

云擦窗户啊风推门，雨打芭蕉雾迷林。草甸上牦牛戏羊群，枝头朱雀啼清晨。

山顶上白雪映白云，川道绿树掩绿村。天蓝得不染一丝尘，万河碧水涤尘心。

洞翻白浪啊瀑飞雨，万丈高崖入天际。鸟鸣深谷啊兽啸峪，古木参天万壑寂。

山藏珍贝啊地生宝，满山虫草和菌类。环境幽雅啊聚灵气，遍地靓男和俊女。

是怡心啊是销魂？幸福不过林芝人。想天堂啊梦龙宫？身在林芝赛过神！

人称“西藏江南”啊，江南何处与其比？誉为“雪域明珠”啊，明珠几颗能争丽？

啊！林芝的山来林芝的水，千种风情万般美！啊！林芝的水来林芝的山，一样景物别样天！

仲秋时节，最美的时候，我又一次来到圣城拉萨。机舱门打开，圣洁明净的阳光，湛蓝如洗的天空，洁白多姿的云朵，以及那清凉新鲜的空气，一并扑面而来，养眼养心更养神。

西藏欢迎你！机场外的欢迎词，永远洒满阳光。沿着机场高速进城，道路两旁，树更多、水更清，山更绿了。“建设美丽西藏”的宣言牌被竖立在隧道洞口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更是被高地镶嵌进山坡上。

此次进藏，是为了参加长诗《喜马拉雅》的研讨会，洋洋洒洒900行的长诗，结合西藏千年演进史，揭露了封建农牧社会时期的黑暗，生动而诗意地展示了新西藏波澜壮阔的解放史、建设史、发展史，展现了今日西藏。“喜马拉雅的命运 世界之巅的命运 亚洲的命运 大陆板块存放的万象的命运 皆随着你的目力风起云涌 遥至无极 然后收回到你的胸膛 一统于乾坤之下”，这些大气磅礴的诗歌语言，展露出新西藏的伟岸与雄强。来自诗歌出版、创作、评论、研究、国际传播界的专家学者们围绕长诗深入研讨。

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确实呼唤伟大的作品，需要包括西藏艺家在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多为西藏创作感人的作品，记录时代，反映变化，促进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向世界讲好西藏故事。

拉萨的变化是显著的。南山北山尽披绿装，拉萨河水清澈而明净，水鸟悠闲地浮游于水上，布达拉宫依然巍峨耸峙。新建的科技馆、美术馆、体育馆，生机盎然。新落成的三层高的拉萨中心书城内，中文、藏文以及英语等图书琳琅满目。看书的、写字的、做作业的、做手工的……亲子阅读火热，父子同读、母子共读，随处可见，场景感人，书香天地，温馨动人，希望在生长。

感动于西藏油画创作的兴旺。厂房改造的美术馆，设计现代、布置大气、展陈丰富。馆藏精品展，展出了新西藏文艺创作的历史成就，大家云集，作品经典，观赏画作仿佛听到了历史的脚步。西藏油画学会年度作品展，展出了西藏油画创作最新的成果，典型的西藏风光、典型的西藏人物、典型的西藏风情以及西藏老中青画家们对于现代艺术精神的追求，通过70余幅作品，将西藏神奇而伟岸的自然山水与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生动地呈现出来，是展示西藏形象、讲好西藏故事的生动题材，也是展现西藏文艺成就的生动体裁。这些生动而真实的作品，需要多渠道、多形式、多领域呈现给世界，尤其是呈现给欧美西方世界的观众们，从中感受今日西藏、鲜活西藏。

西藏的发展进步是全方位的。西藏大学已经有了四个校区，生态学、语言学、民族学学科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影响扩大到世界。新建的图书馆气象一新，馆藏图书丰富，阅览室内，座无虚席。西藏主题图书收藏尤其丰富，专馆收藏并展出。

又一次来到圣城拉萨，又一次走进布达拉宫。白宫、红宫，分别开放部分宫殿，历史的风云在这里沉淀，时代的风华也随中外游人在这里汇聚。布达拉宫文创在蓝天白云之下，特色彰显。吉祥八宝冰箱贴寓意喜庆，广受青睐。那一缕安神的藏香随风轻轻飘荡，沁人心脾。

站在高高的布达拉宫上，拉萨风景尽收眼底，山河庄严，气象万千。悠悠白云装点着青山绿水，浩浩长天延展着拉萨的时空。

在祖国的西南边陲，西藏正在随共和国一起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自治区提出要书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西藏新篇章。西藏大学校史馆的顶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的大字熠熠生辉。

作为江苏人，我更为西藏的成就、拉萨的进步而自豪。走进拉萨，城中间一条大路贯通东西，这就是拉萨最重要的城市道路——“江苏路”。这是拉萨人为感谢江苏对口支援而取名的大路，城中还有江苏中学等，令人倍感亲切。为了支援拉萨建设，包括泰州在内的江苏各地区都派出干部援藏，一批又一批，长流水、不断线。他们与西藏人民一起，发扬老西藏精神，努力奋斗，功绩卓著。在鲁朗的全国支援西藏纪念馆中，陈列着所有援藏人员的名字和他们的重要工作，包括为此献出宝贵生命的那些英雄们。他们都是西藏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在拉萨的日子里，我们多次见到援藏干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外文局的、北大的，还有浙江的、山东的、四川的……每次，我们都热情地招呼，互留微信，加强联系。西藏，让我们共同经受了身心的洗礼，让我们感受到了世界屋脊那一片圣洁。

西藏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世界屋脊成就了地球之巅，丰富了世界的时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为能到西藏旅游而倍感自豪和骄傲。在拉萨的短短几天，我们欣喜地看到，一车车的外国游客正在西藏放飞自我。他们的笑容说明了一切。西藏，正在以崭新的姿态加速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道上。

苍天之下，高山之上，拉萨人用山石精心镶嵌了巨大的四个字——“祖国万岁”，袒露了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阳光之下，圣洁而纯真的四个大字，感动天地，情深意切，怎不令人感动？西藏，愿你扎西德勒！

动。下山时，心想着要比上山容易了，可由于是阴坡，山路被冰雪冻得滑溜溜的，天黑又看不清路，一不小心就会跌倒，跌倒后要在冰雪上趴一会，缓缓劲才能站立起来。我们跌倒了好几次才下了山。当地群众走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竟然折腾了两个半小时还多。

在桑木家的帐篷里，我们喝了一碗酥油茶提了提神，立即开始了采访。桑木仔细回忆了占堆在大雪中营救他的时间、地点和与他换靴子、帮助他和羊群脱离险境的经过，还谈出了一些我们以前没有了解到的细节，不仅再次证实了这件事，而且使新闻材料更加具体、生动和丰满了。

采访结束，已是晚上11点多了。在返回时，不敢再走山路了。白拉问桑木山下草地上那条路上的小河能不能过得去，桑木说河上冻冰已开始解冻，冻层没有冬天那么厚了，小心一点还是可以走过去的。于是，我们决定从这条路返回。桑木先到冰面上走过去，我们也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过河以后，桑木说这条路比较平坦好走，不过草地里夜里时有野狼出没，我们注意防狼。我不禁心头一惊，心想在这茫茫草地上如果真的遇到狼，我们3个人除了有手电筒可以照射狼，真不行就与狼拼死搏斗，还会有什么办法呢？听天由命吧！我们尽力加快脚步，我一直默念着千万不要有狼出现，提心吊胆地回到住地，已是凌晨两点多了。这时，我们累得筋疲力尽，浑身像散了架，说话都没了力气，连身上的泥水都顾不上收拾干净，就一头钻进马套里休息了。

由于这次采访，我们推迟一天回到了多玛区，与区领导交换意见后，到雁石坪运输站搭上一辆青藏公路上向拉萨运送物资的汽车，让司机带到那曲，回到了记者站。

拉萨，那一片圣洁

陆彩荣

夜翻雪山过冰河

黄锡景

如果走山路用不了一个小时，但是不大好走；如果走山下草地上的路，好走些，但要走两个多小时，而且要过一条小河。现在已到了河上冻冰开始融化的季节，要是冻冰融化了，就无法过河到那个居住点。我们从远处看那座小山像个土丘，觉得路程又不太远，体力还能够支持下来，当即决定趁着桑木在家里，走山路前去采访。

此时，看着太阳还有老高，我们吃了些东西，穿上又厚又重的羊皮大衣，带上采访本、手电筒，跟着白拉出发了。山区傍晚的太阳说落就落。刚走到山脚下，天就黑沉沉的了，白拉带领我们在星光下开始爬山。人在高原上，你即使在一定的海拔高度适应了，但地势再升高一点，就又会出现新的不适应。我们沿着山间崎岖的小道向上走，不一会就气喘吁吁的了。这座看起来不高的小山，走起来就知道其高了。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我和陈忠传先是一口气还能走个百十来，后来走五六十米就喘不过气了，再后来走不了十来就得停下来喘一阵子气。再往上走，出现了积雪，行走更加吃力，心跳得更要跳出胸腔了。每走三五步就得停下来换口气。白拉见我们走不动，就让我们把羊皮大衣脱下来由她拿着，以减轻我们的负重。这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快到山顶时，几乎是一步一停地向那挪